



淵鑑類函卷八十五

設官部二十五門下省總載侍郎

門下省總載一

黃門侍郎

侍中

原杜氏通典曰門下省後漢謂之侍中寺

嘉平六年改侍中寺

晉志曰給事黃門侍郎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或謂之門

下省至齊亦呼侍中爲門下領給事黃門侍郎公車太學太醫等令丞及內外殿中監內外驛驅廄散騎常侍

給事中奉朝請駙馬都尉等官梁門下省有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四人掌侍從僕相盡規獻納糺正違闕監合

嘗御藥封璽書後魏尤重北齊門下省掌獻納諫正及司進御之職有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六人統左右局

左右局掌承華閣內諸事

尚食

主御食

尚藥

主御藥

尚衣

主御衣服

殿中

領殿中監察駕前奏引行事制諸脩補東耕則進未耜隋改爲殿內

二人給事黃門侍郎四人

楊帝減二人

及散騎常侍諫議大夫等官並掌陪從朝直兼統六局開皇三年罷門下省

員外散騎常侍員煬帝即位加給事員廢常侍諫議等官又改殿內省隸門下省唐龍朔二年改門下省爲東

臺咸亨初復舊至武太后臨朝光宅初改爲臺神龍初復舊

聖曆三年四月敕別敕賜物中書門下省官正三品准二品四品五品開元七年八月初敕中

書門下府新科破用外餘有宜分取開元元年改爲黃門省五年復舊有侍中二人黃門侍郎二人給事中四人左右散騎常侍

二人諫議大夫四人典儀二人起居郎左補闕右拾遺各二人城門郎四人符寶郎四人弘文館校書二人其

餘小吏各有差

續

文獻通考曰宋門下省掌受天下之成事審命令駁正違失受發通進奏狀進請寶印凡

中書省畫黃錄黃樞密院錄白畫旨則留爲底及尚書省六曹所上有法式事皆奏覆審駁之給事中讀侍郎

省侍中審進入被旨畫聞則授之尚書省樞密院即有舛誤應舉駁者大則論列小則改正凡文書自內降者

著之籍章奏至則受而通進俟頒降分送所隸官司凡吏部擬六品以下職事官則給事中校其仕曆功狀侍

郎侍中引驗審實察非其人則論奏凡遷改爵秩加敘勲封四選擬注奏鈔之事有舛誤退送尚書省覆刑部

兩制官一員判門下省事官制行始釐正焉凡官十有一侍中侍郎左散騎常侍各一人給事中四人左諫議

大夫起居郎左司諫左正言各一人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設門下省金初亦設正隆時廢元不設

門下省總載二

原玉署

瑣闈

漢書曰李尋字子長通尚書哀帝初即位詔尋侍黃門使侍中傅喜問尋對曰位卑術淺

慕

入對青瑣閣拜名夕郎

爾雅曰宮中門謂之闈

鳳皇

東寺

左曹

漢官儀曰尚書令侍中上東寺及侍中寺又曰左右曹

右曹

諸吏分秦尚書奏事光武省諸吏使小黃門受事前代文士皆謂門下爲左曹亦曰漢使左

東

畫室

丹地

漢官儀曰侍中秩千石黃門有畫室署畫室署長一人

玉堂署長一人

蔡質漢官曰尚書

郎對揖

而跪受

侍中一

原杜氏

通典

曰侍中者周公戒成王立政之篇所云常伯常伯

以爲左右即其任也

漢官曰選於侯伯轉補襄

伯周禮有太僕子

秦爲侍中

晉志曰黃帝時風后爲侍中此皆出於兵家及

寶注云若侍中

識繪之文不足徵也

劉昭

釋太尉其義詳矣

殿內東廂奏事故謂之侍中漢侍中爲加官凡侍中

分爲

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

無員將謂郎將以下也

自列

事

左右曹

禮有太僕子

秦爲侍中

漢志曰侍中皆得有此加官多至數十人

本丞相史也

丞相使史五人往來

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

侍中服則左貂常侍服則右貂

此本趙武

舊用儒者然貴

子弟榮其觀好至乃襁抱坐受寵位

貝帶脂粉綺襦紩袴鷄羃冠

惠帝時侍中鷄羃冠鷄思後切

直侍左右分

掌乘輿服物下至喪器虎子之屬

蘇則與吉凶同隱於太白山後則爲侍中侍中舊親省起居故謂之執

大駕出則大直侍中護駕正直侍中

中負璽參乘不帶劍餘皆騎從

殿內門下衆

時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本有僕射一人

秦漢以侍中功高

後漢光武改僕射爲

祭酒或置或否而又屬少府掌贊導衆事顧問應對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負國璽操斬白蛇劒參乘餘皆騎

在乘輿後獻帝即位初置六人贊法駕則正直一人負璽陪乘

大駕出則大直侍中護駕正直侍中

中負璽參乘不帶劍餘皆騎從

殿內門下衆

事皆掌之後選侍中皆舊儒高德學識淵懿仰瞻俯視切問近對喻旨公卿上殿稱制秉笏陪見舊在尚書令

僕射下尚書上司隸校尉見侍中執板揖侍中舊與中官俱止禁中因武帝侍中葬何羅挾刀謀逆由是出禁

外有事乃召之畢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止禁中章帝元和中郭舉與後宮通拔佩刀驚上舉伏誅

侍中由是復出外秦漢無定員

秦質漢儀曰員本八人

漢官曰無員侍中舍有八區論者因

言孝明帝治於東宮尚書模也

魏晉以來置四

人別加官者則非數御駕登殿與龍騎常侍扶帝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偏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及江左興寧四年

桓溫奏省二人後復舊

晉武帝時彭權爲侍中帝問侍臣旌頭之義何也權曰秦紀云秦國有奇怪獸觸山作亂王師敗績火及宮室手抱天子登太極殿峻兵入叱翼令下翼不動曰蘇冠軍來觀至尊軍人豈得過侵

宮禁於是兵士不敢上太極殿安執政猶以爲侍中時鍾雅亦爲侍中

又王爽爲侍中壽武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爲遺詔爽拒之曰皇帝晏駕太子未至輶入者斬國寶懼乃止

侍中漢代爲親近之職魏晉選用稍增華重而大意不異

晉任僧字元襄爲侍中萬機大小多管綜之性中正以社稷爲己任惡賈充之爲人不欲久執朝政或爲

充謀曰檻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啓令典選使得漸疏此一都令史事耳九流難

精間隙易乘充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即日以愷爲吏部尚書由是侍觀轉稀

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

舊遷列曹尚書美遷中領護吏部尚書宋文帝元嘉中王華王曇首殷景仁等並爲侍中情任親密王華等每

共語紹拂帝手拔貂置案上語畢復手插之

孝武時侍中何偃南郊陪乘鑾輶過白門閘偃將匍帝反手接

之曰朕反陪卿也又宋孝武代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或與謝莊爲一雙阮鵠與何偃爲一雙常充兼假

王朏曰齊應自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誥使稱疾朏曰我無疾何可道遂朝服步出門得車還宅是日遂以王

儉爲侍中解璽齊高祖曰我若誅之令遂成名

乃廢於家永明中復爲侍中至梁亦爲侍中

形短小乃止

永元三年東昏南郊不欲親朝士以主璽陪乘前代未常有

齊有主璽主衣等官

梁侍中高功者在職一年

詔加侍中祭酒與散騎侍郎高功者一人對掌禁令此頗爲宰相矣

王訓字懷範遷侍中既拜入見武帝問

十上曰今之王訓不諱彥回

又柳慶遠爲侍中嘗失火禁中驚懼帝悉斂諸家進陳侍中亦如梁制後魏置六人

加官在其數宜都王穆壽廣平公張黎並以侍中輔政北齊侍中亦六人

後周初仍依周禮天官府置御伯中大夫二人掌出入侍從屬天官府保定四年改御伯爲納言斯侍中之職也宣帝末又別置侍中爲加官隋又

改侍中爲納言置二人煬帝大業十二年又改納言爲侍內

隋氏諱忠故凡中皆曰內唐初爲納言武德四年改爲侍中亦

置二人龍朔二年改爲左相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又改爲納言神龍元年復爲侍中開元元年又改爲黃

門監五年復爲侍中天寶元年改爲左相至德初復爲侍中自隋至今皆爲宰相

舊頒正三品大曆二年陞爲從二品按令文掌

侍從負寶獻替贊相禮儀審署奏鈔駁正違失監封題給驛券監起居注總判省事

初學記曰案敘侍中古

官也秦取古官置侍中之職

應劭漢官曰侍中周官以眞周曰常伯故曰周官班固漢書漢因之多以爲加官

漢初籍孺閣漏

漢官云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

漢書曰昌邑王賀冠惠文音義曰惠文今侍中所著加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

謂之貂蟬。西漢無常員多至十人。東漢初無常員至靈帝時侍中舍有八區。論者因言員本八人。獻帝初置侍中。並與三公參國政。直侍左右應對。獻書奏事據趾。漢末未或省員。晉宋齊梁陳置四人。齊職儀及五代史志曰。自晉宋齊梁陳。魏侍中置四人。侍中並與三公參國政。直侍左右應對。獻替法駕出則正。後魏北齊置六人。五代史百官志曰。北齊侍中因後魏置六人。掌納諫正及進御之職。參與諸公論國政也。唐朝復爲侍中。龍朔初爲東臺左相。咸亨初復舊光宅初改爲納言。神龍初復舊納之事。大祭祀則版奏中嚴外辨導輿輶詔升降之節。皇帝齋則請就齋室。大朝會則承旨宣制。告命成禮。祭祀亦如之。冊后則奉寶以授司徒。以秩高罕除。自建隆至熙寧真拜侍中纔五人。雖有他官兼領而實不任其事。官制行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行侍中職。別置侍郎以佐之。元豐寄祿爲開府儀同三司。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門下省有侍中金廢門下省無侍中元亦無。

侍中二

原環濟要略曰。侍中古官也。或曰風后爲黃帝侍中。周時號常伯者。言其道德可常遵也。秦始皇復古冠貂蟬漢因而不改。此內官侍帷幄。受顧問。拾遺於左右。出則負璽。以從小則參乘。秩二千石。漢舊儀曰。侍中無員。或列侯將軍衛尉光祿大夫爲侍中。得舉非法。又曰侍中左右近臣。見皇后如見帝。見婕妤行則對辟坐則伏茵也。應劭漢官曰。侍中周官也。金蟬有貂金取堅剛。百煉不耗。蟬居高食潔。目在腋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侍中便繁左右。與帝升降卒思近對。拾遺補闕。百寮之中莫密於茲。增六典曰。侍中之職掌出納帝命。緝熙皇極。總典吏職。贊相禮儀。以和萬邦。以弼庶務。蓋以佐天子而統大政者也。凡軍國之務。與中書令參而總焉。坐而論之。舉而行之。此其大較也。原漢書曰。留侯子張辟疆爲侍中。年十五。又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二爲侍中。又曰霍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華陽國志曰。譙隆爲上林令。武帝欲廣上林苑。隆言堯舜至治。廣德不務林苑。帝後思其言。徵爲侍中。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張寬。漢武帝時爲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子見。漢書曰。張良祖宣帝時爲侍中。少與帝微時同硯席。以舊恩封侯。出常參乘。又曰張安世子孫自宣元以來爲侍中。又曰元帝以史丹爲侍中。出則陪乘。又曰丹。

爲侍中甚有寵九男皆以丹任爲侍中 又曰侍中金敞與劉更生拾遺左右蕭望之周堪四人同心輔政
又曰衛尉金敞病甚成帝拜子涉爲侍中使綠車載送衛尉府

綠車皇孫車所以寵之言 衛尉常清顯在朝尊貴

文士傳曰張衡拜

侍中恒居帷帳從容諷議拾遺左右

增冊府元龜曰魯恭和帝時爲侍中數召謙見問以得失賞賜恩禮寵

異 後漢書曰趙典再遷爲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漑已且百頃猶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

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 又曰王逸順帝時爲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代 又曰爰延爲侍

中帝遊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

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此中主之謂也 帝曰昔朱雲廷折檻今侍中面稱朕違

敬聞命矣 謝承後漢書曰周舉字宣光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有威名者乃拜舉侍中與杜喬周翊馮

羨樂巴張綱郭尊劉班分行天下使同日而拜號曰八俊 蜀志曰關興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

冠爲侍中

原魏志曰蘇則拜侍中與董昭同僚昭常枕則膝臥則推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 繫虞漫

疑要注曰漢末喪亂絕無玉佩侍中王粲識舊珮始復作之今之玉珮受法自於王粲也

增冊府元龜曰魏

王粲爲侍中與和洽杜襲並用粲強識博聞故太祖遊觀出入得參乘

王隱晉書曰韋誕以能書留補侍中

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 冊府元龜曰吳是儀爲侍中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貧家無儲蓄孫權聞之

喜儀舍求視蔬飯親嘗對之歎息即增俸賜益田宅儀辭讓以恩爲戚

原戴逵七賢傳曰山濤太始七年爲

侍中詔書曰濤清風淳履思心通遠宜侍帷帳盡規左右

增續搜神記曰程咸字延休其母始懷咸夢老公授

藥與之服此當生貴子晉武帝時歷位至侍中有名於世

增冊府元龜曰裴憲楷之子也爲侍中永嘉末王

浚承制以憲爲尚書石勒破浚簿其官僚親屬皆貲至鉅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帙鹽米僅十數斛而已

原顏含別傳曰顏龜字君道儀狀嚴整風貌端美大司馬桓公歎曰廊廟之望喉舌機要 晉書曰陸玩遷侍

中玩雖登公輔謙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得已而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 語林曰晉孝武好與

虞嘯父飲酒不醉不出後臨出拜殆不復起帝因呼人扶虞侍中上殿嘯父答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

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敕左右疏其語 沈約宋書曰陸仲元者晉太尉玩曾孫也侍中吳郡太守自玩至仲

元四世爲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 又曰殷景仁遷侍中與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並時爲侍中皆有風力
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 又曰王僧綽遷爲侍中任以機密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常問其年僧

綽自嫌早達遂巡良久乃答其謙虛自退若此

增

冊府元龜曰宋孔季恭爲侍中辭事東歸高祖餞之戲馬

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 又曰何尚之爲侍中領尚書令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 又曰

謝靈運文帝時爲侍中與顏延之俱以詞采齊名而遲速懸絕帝常敕各擬樂府延之受詔輒成靈運久之乃

就 又曰蔡興宗爲侍中時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重陪乘及還帝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處園陵情

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 宋書曰謝莊爲侍中領前將軍時孝武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榮信

或虛須墨詔乃開上後因酒宴從容曰卿效郅君章耶 齊書曰江淹累遷侍中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採薪

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耶可留侍得侍中

著之至是果如母言 冊府元龜曰南齊王慈爲侍中患脚病武帝敕曰慈在職未久既有微疾不堪朝又不

能騎馬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來少例也 又曰陳顯達爲侍中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損車乘朽敗導從鹵

簿皆用羸小不過十數人 梁書曰高祖時侍中闕選司舉人並不稱旨高祖曰我門人久無此職宜用蕭玠

爲之玠博物強識應對左右多所匡正高祖任重之

冊府元龜曰梁謝朏初拜侍中朏辭脚疾不堪拜謁乃

角巾自輿詰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日輿駕出幸朏宅讌語盡歡朏固陳本志不許 又曰

陳蕭濟爲侍中領太府卿比佐二主恩遇甚篤賞賜加於凡等 又曰杜稷爲侍中歷事三帝並見恩寵末年

不與征役優游京師賞賜優洽 又曰孫陽爲侍中五兵尚書卒尚書令江總爲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

字遺尚書蔡徵宣敕就宅鐫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煙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

遠地久靈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以爲榮 後魏書曰羅結世祖初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

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慤甚見信待監典後宮出入臥內 又曰甄琛拜侍中以甚衰老詔賜御府

杖朝直杖以出入 冊府元龜曰後魏山偉爲侍中不營產業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士友歎愍

之 又曰李元忠爲侍中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元忠見其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謂二公曰不意今日

披藜藿也因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顧歎息而去 又曰元文遷爲侍中既不與趙彥深清真守道又不爲和士開貪淫亂政在於孟季之間然性和厚遷鄴惟有地十頃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之下 又曰崔㥄爲侍中歷覽羣書兼有詞藻自中興之後迄於孝武帝詔誥表檄多㥄所爲 唐書曰楊師道爲侍中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泄內事嘗曰吾少窺漢史至孔光不言溫室之樹每欽其餘風可庶幾也 孔帖曰源乾曜進位侍中建言大臣子並求京職俊人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三息俱任京師請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曰乾曜身率庶僚以讓既請外其子又復下遷傳不云乎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大和道之或行仁豈遠哉其令文武官父子昆仲三人在京師者分任於外 又曰王珪遷侍中帝使祖孝孫以音律授宮中家妓不進數被讓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脩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爲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爲人遊說耶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至樞密責以忠效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慚遂罷 冊府元龜曰魏徵爲侍中貞觀十年遜位乞解所職太宗曰公獨不見金之在鑛也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爲器便爲人所寶朕方自此於金以卿爲良冶卿雖有疾未爲衰老得便爾耶徵乃止 又曰韓瑗永徽中爲侍中高宗特號武氏爲宸妃瑗與中書令來濟奏言帝王嬪妃自有恒數今若別立妃號臣等竊以爲不可帝乃止 又曰石晉桑維翰爲侍中兩朝秉政出上將楊光遠景延廣俱爲州守又嘗一制除節將五十餘人各領軍職無不屈而服之 相書占氣雜要曰氣如連珠入闕門爲侍中

侍中三

原掌壺 負璽孔叢子曰孔臧與子琳書曰侍中安國羣臣近見崇禮不供喪事猶復掌御唾壺下詳侍中二抱劒 伏茵漢官曰侍中殿以下稱制出則參乘佩璽抱劒下詳侍中二於時帝欲徙冀州戶十萬實於河南昆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安得不與臣議帝不答起入內毘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方出曰佐理卿持我何太急遂徙其半曰金日磾字翁叔封純侯有忠勤之節七葉侍中東 玳貂 佩璽上見傳漢官曰侍中刀下見漢官也密近 從容應劭漢官曰侍中刀從容應劭漢官曰侍中周官青蒲伏 綠車載漢官曰史官之莫密於茲也張衡從容諷諫

元帝寢疾丹以親密近臣得視疾候上聞獨寢時丹直入臥內

炳首伏青蒲上應劭注曰青蒲地曰青蒲也

劉紳宋拾

劉湛四人宴飲從朝至夕帝甚歡華等既出太祖目送

王蒙首般景王

之歎曰此四賢

同管喉舌恐後世難繼矣

未衣時帶入侍

惟惺出擁華蓋

顧指畫而問曰紂為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沈湎於酒式號式呼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是乎

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謙言又曰東漢丁鴻治尚書父陵陽侯紳卒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盛不曰

報既葬乃掛衰絰於家逃去友人鮑駿遇鴻讓之鴻感

怡乃還就國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帝徵爲侍中

戴憑說經

丁鴻至行與駿坐屏風畫紂醉踞爛已作長夜之飲侍中駿伯久疾斬赴上

玩遷侍中雖登公輔不以名位格物

戴憑說經

曹褒著禮上見後注

肆考東漢章帝時

博士曹褒請著漢禮拜爲侍中

戴憑說經

曹褒著禮上詳侍

王華王晏首般景王

劉紳宋拾

不以才能高人帝欲以後事託之朝政皆與參焉

等奏曰竊見朝廷物議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於是鳳閣舍人韋嗣立等二十人各以本官檢校諸州刺史

戴憑說經

王華王晏首般景王

劉紳宋拾

戒安樂肆考唐安石知納言時二張武三思張橫安石數折辱之會侍宴殿下易之引蜀商王蜀子等博議

後前安石跪奏商等賤類不當戲辱左右引出一坐皆失色后以安石辭正改容慰勉鳳閣侍郎

陸元方自以爲不及退告人曰韋公真宰相

又曰唐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臨幸宴從官賦詩御史

大夫李日知卒章獨以規戒睿宗他日謂日知曰向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公挺直何能爾即拜侍中

解經不窮庚峻辯質無屈謝承後漢書曰戴憑字次仲拜侍中正旦朝賀百寮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

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

經不窮戴侍中臧榮緒晉書曰庚峻字山甫拜侍中出入王命盡忠補益常侍

坐世祖命講詩中臧子何邵論風雅正變之義峻起難往反四坐辯質莫能屈之

戴憑說經

庚峻字山甫

劉紳宋拾

任忠貞事先嵇紹白

戴憑說經

密見稱孔帖曰韓弘爲侍中代宗即位年已衰暮凡歷三朝皆以慎密見稱 韩弘以功加行營都統使持兩河元濟平以功加侍中 倚如

衡華

五代史曰蜀人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言崇韜有異志繼岌謂崇韜曰陛下倚侍中如衡華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而制四彝必不棄元老於蠻彝之地此事非子敢知也

侍中五

原詩西晉傅咸贈何劭王濟詩并序曰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並以明德見重於世咸親之重之情猶同生義則師友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拜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然自恨閭劣雖願其繼而從之末由歷試無效且有家艱心存日替賦詩申懷以貽之云爾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赫赫大晉朝明明闢皇闈吾兄旣鳳翔王子亦龍飛雙鸞遊蘭渚二離揚清暉攜手升玉階並坐侍丹帷金璫綴惠文煌煌發令姿斯榮非攸庶繼卷情所希豈不企高蹠麟趾邈難追臨川靡芳餌何爲空守坻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違君能無戀尺素當言歸歸身蓬草廬樂道以忘飢進則無云補退則恤其私但願隆弘美玉度日清夷

增詔梁沈約加沈文季侍中詔曰新除鎮軍將軍沈文季業宇流正鑑識超凡秉茲恭恪誠著匪躬難起非慮密邇墉折聲力盡勤萬雉增固寵服攸加實爲朝典又王茂加侍中詔曰門下居中作衛號望清重任總儲宮朝難其選新除尚書右僕射茂器度淹弘志局詳穩契闊艱彝情深恒寄顯命載加允副僉屬

原箴後漢何廣侍中箴曰皇矣聖上神居天處勤求俊良是弼是輔匪懈於位庶工以序昔在周文創德西鄰勗聞上帝賴茲四臣辛尹是訪八虞是詢濟濟多士乂用有勲文公欽若越興周道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實爲政首降及厲王不祗不恪暱彼榮夷用肆其虐惟敗天命寇戎並作圮墮宗緒寢廟靡託無曰我賢不選至親無曰我仁妄用嬖人籍閨飾頑穢我神武鄧通擅鑄不終厥後中書竊命石弘作翫高安斷袂哀用無主侍中司中敢告執矩

原碑晉裴希聲侍中嵇侯碑曰夫君親之重非凡敎之謂也愛敬出於自然而忠孝之道畢矣樸散真離背生徇利禮法之興於斯爲薄悲夫晉弋陽子嵇紹字延祖資乾剛之純粹體中和之淑虛少有清劭之風長懷弘仁之度加以通朗濟靡才不經學爲儒宗庶績光被弱冠登朝則敷文秘閣晚節強仕則納言樞極太安之

初權臣擅命皇輿親征次於蕩陰六軍奔攻兵交御輦紹儼然端冕正色以扞鋒刃遂殞命於御側忠誠感人神義聲振四海銘曰二儀肇建君臣攸序峩峩侍中應期作輔外播仁風內舉心膂執慈弗勇靡仁不武見危授命肯生殉主確乎其操邈乎其崇矯矯王臣憲茲遺風在親成孝於敬成忠宋傅亮侍中王公碑曰體亞黃中道及微管元勲盛德光於晉載於時運距無妄陵夷有漸至於兵纏象魏壘結四郊公以民望晉朝居疑間之際懷方履順處艱以貞顛沛不能迴其操彊禦無以蕩其守鑠矣公侯秉和挺生識深冬潭文艷春榮爰初素履好是冲默亦既端委振風育德

原墓誌宋孝武故侍中司徒建平王宏墓誌曰含榮幼耀膺和早慧徘徊天人優游經藝鴻沴纔流皇根中絕體孝盡性懷追孝烈反我宸居毀網更結管機凝務端朝贊契召輝才融士穎風折秘路長陰昭塗永滅梁元帝侍中新渝侯墓誌銘曰爰始降神誕茲初載方琮有燭圓珠無類義若連環文同藻繪三分竹使再徙建旗朱帷自舉白鹿隨車武實威邊文能懷遠乍歌去速時謡來晚昔我往矣千駟連輶今茲旋旆雙雁隨舟山迴素旆水導丹旒寂寥原野搖落徂秋又侍中吳平光侯墓誌曰惟嶽降神表山甫之德敬如君所顯成季之徵潔靜精微岐嶷天挺學兼義府談均理窟歷太子洗馬入掌籍爲崇賢之領袖五日來朝冠承華之楷模遷豫章內史法井鸞峰甘露歲下蕭崖鶴嶺連理成陰徵爲太子左衛率遘疾薨於道頗類陶基民號燕北取譬羊祜巷哭荆南副軍早垂隆軀憫其石火瞻斯翠蓋忽變丹旒方使桓侯石椁載銘盛夏滕令佳城式鐫韶濩陳江總故侍中沈欽墓誌曰早結南陽之親致興沛市之役四挺多難三江屢梗君敦淳化以勵灑風庶滌清流以蕩濁俗早邁紫雲萍濤碧海奮里閈之寵躍車馬之貴哂竇氏之青山恥郭家之金穴

原墓誌魏曹植侍中王粲墓誌曰惟建安二十三年侍中王君薨皇穹神察哲人是恃如何靈祗殯我吉士誰謂不痛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爭中零存亡分流天墜同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以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強記洽聞幽贊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湧泉發言成詠下筆成篇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宿零

原表梁任孝恭爲羊侍中讓表曰搏風扇翮不覺高升擊水揚矟遂迷遠大猶願長城巨防射魯仲之書白羽

朱旗振武安之瓦深入五千張空眷以報主橫行十萬勒燕嶺而酬君丘遲爲范衛軍讓梁臺侍中表曰是以懷鉛早歲不以隕獲累心躡屩晚年豈以充詘在念易農伊泰仕焉已幸遂復分竹九疑擁旄百越值天地中開神武再廓麻絲是舊官刷靡遺今霸運肇基四海明目樞鍵規獻實在得人況處庸微何用膺荷又爲何尚書重讓侍中領驍騎表曰臣擢自散輩之中寘彼周行之上旣慙伯蒙使天下慎選又乖平叔令內外得人且玉壺獨掌見榮昌期當尺可參必簡英俊王筠爲從兄讓侍中表曰至如元勲舊儒之胄積德累仁之基九世七葉之華相韓事漢之資不然則子駿之學洞古今平子之思侔造化仲宣之辯識無滯文重之解經不窮然後可以喻古公卿問對帷宸陪六尺之輿通四方之意求之微臣此塗頓隔任昉爲王思遠讓侍中表曰行則六尺之內陪接天光語一作上則親服一作璽申命誠信區宇獻可替否出納惟幾敷奏於金華之上進讓於玉堂之下金遷七貴之茂王粲二公之孫雖復仲蔚孤緒元卿末裔未有不階民譽妄承曲私者也北齊邢子才爲彭城王韶讓侍中表曰貂綬映首日月在前冠蓋庶僚跨躡多士雖智慙量力明闕自知在梁之譏無得誼譁之議素餐之責豈須嘔啗之口何悟天之情眷復延今寵遂總錄百揆寅亮萬機文昌治本得失所繫用才長短隆替以之何容以斯寡薄豈得用膺茲忝

原答梁陸倕張侍中啓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實欲強飯據鞍自窮心力濡足摩頂少報洪私徒課虛無空延鐘箭不入降曲慈復叨清顯職司近切任掌總綸魏選異才漢求高德官次恪居鮮非民譽仰瞻內省無一可階

黃門侍郎一

原杜氏通典曰門下侍郎秦官有黃門侍郎漢因之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無常員郊廟則一人執蓋臨軒朝會則一人執麾凡禁門黃闈故號黃門其官給事於黃闈之內故曰黃門侍郎初秦漢別有給事黃門之職後漢併爲一官漢書百官表曰中黃門有給事黃門位從將軍大夫皆秦制故有給事黃門侍郎掌侍從左右給事中使關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就座無員屬少府又漢舊儀曰獻帝初即位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惟幄省尚書事後改給事黃門侍郎爲侍中侍郎去給事黃門之號旋復故初誅黃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闈

機事頗露由是王允乃奏比尚書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自此始

郭況以后弟小心謹慎魏晉以來給事黃門侍郎並爲侍衛之官員四人

吳孫丞爲黃門侍郎與顧榮俱爲侍臣吳歸命詔曰自今以後用侍郎當如皇室丞

求其次又曰黃門侍郎苟或清和理正動可觀採真侍衛之美者

宋制武冠絳朝服多以中書侍郎爲之齊亦管知詔令呼爲小門下

齊職儀黃門侍郎四人秩六百石武冠絳朝服漢有中黃門位從

諸大夫秦制也與侍中掌奏文案贊相威儀典署其事大

崔光爲黃門侍郎未常留心梁增品第與侍中同掌

正違闕監合嘗御藥封璽書陳制亦然後魏亦有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北齊置六人所掌與侍中同後

周天官府置御伯下大夫二人武帝改爲納言下大夫隋六人屬門下省至煬帝減二人而去給事之名

初劉行本爲黃門侍郎文帝常怒侍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諫帝不顧行

本乃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在左右豈得輕臣而不顧乃置易於地而退上謝之而原所笞者

唐龍朔二年改黃門侍郎爲東臺侍郎武德二年四月溫大雅爲黃門侍郎弟彥博爲中書侍郎居近侍高祖謂

章元年十月東天竺烏徒國長年婆羅門盧伽逸多受詔合丹上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脩短有天命

未聞萬乘之主輕服番夷之藥昔貞觀末先帝命婆羅門僧那羅爾婆婆寐依其本國仙方合長年神藥胡既

有異術徵求靈草秘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效大歛之際名醫莫知所爲欲歸罪於胡人將伸大戮又恐取笑夷狄遂止龜鑑若是唯陛下深察遂止咸通元年復舊

光宅元年改爲門下侍郎至德中復舊舊制正四品上大曆二年又

員二人掌侍從署奏鈔駁正違失通判省事若侍中闕則監封題給驛券初學記曰案敘董巴漢書曰禁門曰黃闈中人主

之故號黃門令矣然則黃門郎給事於黃闈之內入侍禁中故號曰黃門侍郎

隋氏用人益重裴矩給事黃門侍郎呼爲門下少得黃門侍郎要處也

齊職儀曰齊代侍中呼爲門下唐朝因之增文獻通考曰宋制侍郎掌貳侍中之職省中外出納之事大

祭祀則前導輿輶詔進止大朝會則授表以奏祥瑞冊后則奉節及寶位與知樞密院同知樞密院中書侍郎

尚書左右丞爲執政官元豐官制行以尚書左僕射兼復置門下侍郎一員以代參知政事續文獻通考曰

遼門下省有門下侍郎金元不置

黃門侍郎二

原漢書曰劉向字子政宣帝時以中郎爲給事黃門侍郎又曰董賢字聖卿雲陽人爲太子舍人隨太子官

爲郎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爲人美麗白皙哀帝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耶因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 又曰揚雄成帝時爲郎至平帝猶爲黃門侍郎 漢舊儀曰黃門郎日暮入對青瑣門名曰夕郎

宮闈簿曰青瑣門在南宮衛瓘注吳都賦曰青瑣戶邊青鏡也

三輔後錄曰杜怒字務伯拜黃門侍郎每直省閣威儀矜嚴每政有得失常

引綱維以正言

又曰卓茂字子康元帝時遊學長安以儒行爲給事黃門郎

又曰馬后志在克己輔主不

以私家干朝廷兄爲虎賁中郎將弟爲黃門郎訖永平世不遷

羣僚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樟右而亮命權同載由是衆莫不易觀

原魏略曰董遇字季直爲黃門侍郎

旦夕侍講爲天子所愛信

又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年十七司徒辟詔爲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

又曰夏侯元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爲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常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元恥之不說形之於色

明德恨之左遷爲羽林監

又曰鍾毓年十四拜散騎侍郎遷黃門郎

英雄記曰曹純字子和年十六爲黃

門侍郎

晉書曰嵇紹爲給事黃門侍郎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求交

於紹紹拒而不答謐誅紹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子

晉書載記曰秦黃門郎古成說風韻秀舉確然不羣每

以天下是非爲已任時京兆韋皋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說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

持劎求皋皋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說

冊府元龜曰晉殷仲堪孝武時爲黃門郎寵任嵩隆帝常示仲堪詩乃

白勿以已而笑不才

又曰郗愔再遷黃門侍郎時吳郡守闕欲以愔爲太守愔自以望少不宜超蒞大郡朝

議嘉之轉爲臨海太守

又曰宋張緒爲黃門郎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談

又曰南齊崔祖思爲給事黃門

郎太祖建元初啓陳政事帝優詔報答

又曰袁昂爲黃門侍郎本名千里武帝謂之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

有之今改卿名昂即以千里爲字

後魏書曰陽平王之子匡爲黃門侍郎始有寵百僚微憚之世宗曾

於山陵還詔匡陪乘又命皓登車褰裳將上匡諫止世宗推之命下皓恨匡失色當時壯其忠謇

又曰任城

王之子順除給事黃門侍郎時領軍元乂威刑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乂又謂順

曰卿何得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至公爲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

望也

北史曰盧誕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詔曰經典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爲師於是親幸晉

王第敕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 冊府元龜曰後魏鹿悆孝莊時爲給事黃門侍郎而自無室宅常假賓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帝嘉其清素時復賜以錢帛 又曰崔元伯爲黃門侍郎與張袞對總機要元伯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染翰故世無遺文 又曰陸凱爲給事黃門侍郎在樞要十餘年以忠孝見稱希言屢中孝文嘉之 又曰南齊庾杲之爲黃門郎武帝永明中諸王年少不得妄與人接敕杲之與濟陽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好 又曰裴矩仕隋爲黃門侍郎於時朝士類多贓貨唯矩清素自守時人稱之 又曰唐盧懷慎爲黃門監兼吏部侍郎清儉不營產業器用服飾無金玉綺文之麗所得俸祿皆隨時分散而家無餘蓄妻子匱乏 又曰薛元超永徽中爲黃門侍郎元超既擅文詞兼好汲引寒畯常表薦任希古等十餘人由是時論稱美 孔帖曰崔元綜長壽中遷鸞臺侍郎勤於政事每在中書必束帶至晚未常休偃 又曰張文瓘爲東臺侍郎時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文瓘因進諫曰人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養養之逸則富以康使之勞則怨以叛臣願稍安撫之無使生怨帝深納其言 冊府元龜曰鄭惟忠中宗朝爲黃門侍郎時議請禁領南家畜兵器惟忠曰夫爲政者不可革以習俗且吳都賦云家有鶴膝戶有犀渠如或禁之豈無驚擾耶遂寢

黃門侍郎三

夙夕郎

夜拜

上詳侍郎二 東觀漢記曰馬防子鉅爲常從小侯六年

儀表

珪璋

又曰鄧閻字季昭還黃門侍郎於時國家

每有災異水旱闖側身暴露憂懼顛顛形於顏色公卿以下咸高尚焉漢興以來爲外戚儀表書曰顧榮少有珪璋符采明徹仕吳弱冠舉賢良爲黃門侍郎當時後進盡相推謝稱榮有大才今望

著詩

上詳侍郎二 魏高貴鄉公集曰幸華林賜羣臣酒酒酣上援筆賦

畫成圖

黃門侍郎博覽圖籍四海之內若指掌諸掌世祖閻長安千門萬戶盡地便成圖任嘏別傳曰

嘏字昭先魏文帝以嘏爲黃門郎每納忠言輒手壞其本所在禁省歸不書封文帝嘉其誠慎曰

桓階別傳曰階爲尚書令文帝幸見諸子元禪元禮上搏手曰長者子是日拜二子並

三世不徒

子爲黃門侍郎漢書曰王音薦揚雄待詔歲餘爲給事黃門成哀平三世不徒

對揖丹墀

上詳侍郎二 下詳總載

入拜青瑣

自

張禹少子

馬防小侯

漢書曰張禹爲太傅有疾成帝臨視拜於床下禹有少子

下詳夜拜注

鑒識

東觀漢記曰竇固少爲黃門郎謙讓有節操榮縕晉書曰

石浚字景倫清儉鑒識愛敬人物爲黃門郎兩官爲當時名士

增顏色顚頷

精神端審

上詳儀表注

肆考曰南

宋謝弘微萬之曾孫爲黃門侍郎精

每納忠言兼知選事

年以劉祥道爲黃門侍郎兼知選事肆考曰唐高宗顯慶二

博

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妄言笑

每納忠言

上詳侍郎二肆考曰唐高宗顯慶二

覽圖籍對管華近並詳情又曰唐李乂改黃門侍郎制敕有不便者

史憲司清望目之官有犯當殺不可殺當流

上詳侍郎二肆考曰唐張廷珪爲黃門侍郎監察御

不可凌杖蓋士可殺不可辱也議者是之又曰唐李乂改黃門侍郎制敕有不便者

頽蘇威皆重之

上詳侍郎二肆考曰唐張廷珪爲黃門侍郎監察御

駁駁正之貴幸有求官者帝曰朕非有斬李乂不可故耳

黃門侍郎四

原主諸宦者續漢書百官志曰黃門令一

常操小蓋續漢書曰陰興字君陵爲黃門侍郎筋力過人每從出入常

操小蓋障翳風雨險隘躬自履涉率先期門上所幸止先入常

操小蓋障翳風雨險隘躬自履涉率先期門上所幸止先入常

次直護駕晉官品令給事黃門四人清辟大法駕直黃門郎從駕也

博選耆儒謂承後漢書曰朱穆因進見諫曰臣聞漢家舊典

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來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閭人爲常侍小黃

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宣皆罷遣博選者儒宿德與參政事

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

荀悅侍講後漢書曰荀悅

弟或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疏敏合意續漢書曰耿國爲黃門郎疏敏有識

於時見問常多合意上以爲能也

江統作儀王隱晉書曰江統爲黃門郎作朝會

曹毗作詩曹毗五言詩序曰余從中書轉爲黃門侍郎參知機務

褚遂良爲黃門侍郎參預朝政

參預朝政

黃門侍郎五續漢書曰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以

曹毗在直多懷作詩書屏風云爾

荀悅侍講字仲豫遷黃門

又曰唐薛稷字嗣通善屬文如良金美玉遠黃門侍郎參知機務與崔日用數爭事帝前

黃門侍郎五

原詩唐魏知古和鸞臺楊侍郎春夜寓直鳳閣懷羣公詩曰拜門傳漏晚寓省索居時昔重安仁賦今稱伯玉

詩鶯池注不溢雞樹久逾滋夙夜懷山甫清風詠所思

原制唐中宗授韋嗣立黃門侍郎制曰絳衣近侍秩亞貂蟬青瑣崇班職參鴻臚實神化之有寄信賢才之攸

重通議大夫韋嗣立忠規奕葉孝緒蟬聯家匪元燕之朝人輔形雲之代芝蘭並秀見謝砌之階庭麒麟齊驅

有劉山之昆季入光振鶯譽滿三臺出據憑熊聲流十部近者命茲鸞渚已擢雁行纔出芸鳥奄歸蒿里永言

荆樹坐折連枝眷彼桓山空餘一鳥俾遷策於皂蓋宜襲寵於黃樞

增蘇頌行崔日用黃門侍郎制曰大中

大夫崔日用果行育德脩辭立誠孝則揚親忠於事主堂堂乎貌暢君子之風諤諤其言蘊大臣之節故能書

讀萬卷文窮四始高步登朝平心待物日者醜孽未殄嘉謀潛斷臨危不顧見義而作是用底寧實所繫賴師

兵戢矣京兆晏如宜緝台階之政式拜掖垣之寵

又行張廷珪黃門侍郎制曰黃門東西禁掖出納王言精

兵戢矣京兆晏如宜緝台階之政式拜掖垣之寵

又行張廷珪黃門侍郎制曰黃門東西禁掖出納王言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